

新纪元鄞县作家文丛

篱下

杂记

周小东 著

Y
Z
X
-
▷
Z
N
C
O
r
-
▷
A
I
P
O
O
J
I
A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篱下杂记

周小东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篱下杂记 / 周小东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2
(新纪元鄞县作家文丛)

ISBN7-5059-3567-4

I. 篱…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425 号

书 名	篱下杂记
作 者	周小东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金 照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责任印刷	浙江鄞县振影制版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2 千字
印 张	7.3
印 数	0001-2500 册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567-4/I·2726
定 价	总定价:150.00 元(本册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周时奋

(一)

1999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人们普遍认为它意味着人类又经历了一个世纪，或者是整整又一个千年的历程，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更能使人想到的，则是与自己共命运的共和国所跋涉的50年不平凡的历程。对于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会习惯地用“风风雨雨”来形容它，因为在它的背后，每个人都可能深埋着一段动人的故事，都可能经历过一段感慨万千的体验，都可能有过一段发人深省的思考。这就是生活赐给这一代文学家的恩惠，不管你曾经置身于都市尘嚣，抑或穷山僻壤。当代生活、当代体验和当代思考，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坚实的根基。在我们感觉中的这50年，似乎越来越象从独木小桥走向阳关大道，当我们走到1999年这块世纪里程碑时，都会由衷地升腾起一种自豪感，一种为时代、为国家、为人生的充实的自豪感。这似乎印证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部古老经典的说法，《易·乾爻》说：“九九，飞龙在天”。更何况明年又适逢甲子纪元中的龙年。九九，龙之象，阳之极，情之炽，喜之盛。在这种精神基调的主宰下，各行

各业都在爬梳积累、清理成果、总结心得、展示业绩。中共鄞县县委宣传部、鄞县文联组织出版的这一套丛书，大概也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从丛书的总称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强烈的面对“新纪元”的意识，当然它不是新纪元的文学产物，而是作为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礼物。鄞县的当代文学发展到1999年，确实也到了有话可说、有实在的东西可以示人、可以献礼的时候了。

(二)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鄞县人，也都是我的朋友。这些人基本构成了鄞县当代文学的骨干作家队伍，当然，开列这支作家队伍的名单，规模还可以更庞大一些，因为目前这十位作家，只是囿限于计划出版丛书时均在鄞县工作为对象。因此，我就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简略地叙述一下鄞县当代文学的发展概貌，从而管窥这十位作家创作活动的文学传统与文学环境，以及他们在这一领域中的地位。

鄞县当代的文学运动，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从建国初到“文革”，可以看作为“重整期”。这一时期鄞县文学的主要任务不但是对近代地域文学传统的传承，并尝试着有所发展，而且要特别说明的是，正是这一时期，有一个重大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变化是，千余年来一直作为县域文化中心的县城宁波，于1949年5月单独析出成为市，因为这一析出同时包含了创作人才和创作氛围的析出。这就向鄞县提出了这一时期重整文化的“地域内核”的任务。就文学而言，这种“重整”首先是一项十分个体化的工作，它具体表现为要在芸芸众生中重新诞生作家和作家群，而作家和作

家群的诞生，就当时鄞县的地域文学基础而言，近乎“想入非非”。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主要文化任务还仅仅是“扫除文盲”，因此，“作家”就更成为一个十分神秘和遥远的概念。何况在当时，只要能够把钢笔字变成印刷的铅字（比如能在地区的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就是一件十分令人景仰的事情。因此我们就要特别地提到如下同志在这一阶段的尝试和贡献：1957年，周冠明的童话《小白杨》由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次年，陈易的小说《敲锣专家》发表于《萌芽》杂志，并开始长篇小说《山阴道上》的创作；同时期徐秉令在省、地报刊上开设杂文专栏《灯下杂感》，有70余篇作品问世；几年后的60年代初期，崔前光的纪实小说《浙东的刘胡兰》和儿童文学《浙东的孩子》出版，成为当代鄞县作家“写书”之始；而以农民歌手面目出现的刘懿伊，开始发表他的充满乡土气息的诗歌。与此同时，县文化馆创办的《鄞县文艺》为梦想成为作家而跃跃欲试的文学青年提供了摇篮。这些努力，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形成较为广泛的影响，但是他们奠定了鄞县当代文学“重整内核”的基石，或者说是埋下了一颗良种。

第二时期的文学可称为“崛起期”或者说是“成长期”，其大体脉络走向与全国的“新时期文学”基本一致。它的发端可以以金学种的中篇小说《茫茫天涯路》为标志，这是一个文学创作十分活跃的时期。充满前卫意识的刘正标、对社会人生给予热切而深情关注的谢武稼、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目光和娟秀笔触描写人生的徐剑飞，都是这一时期小说领域中的佼佼者；同时期值得关注的还有严凤菊、吴言铭的小说；作为这一时期后起之秀的葛姬华（姬画）当时也在邻县脱颖而出。而在诗歌领域中，张建红（力虹）犀利的笔触，周长城带着哲理思考的诗歌，崔国成朦胧的情诗、褚佩荣（荣荣）隽永的歌

吟，何龙达细腻的抒情，应宏成洒脱的文字，包括孙宁奋、洪定迪、崔富定的诗作，都构成了当时鄞县诗坛的主唱。在散文领域里，东部的卢小东和西部的周小东，形成了引人瞩目的“双璧”，而老将周冠明(唐旦)继续孤笔独步于杂文领地。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鄞县的军旅文学，由于海军东海舰队移驻鄞县，一大批军旅文化人在这一时期影响和呼应着鄞县的文坛，李云良的影视文学，崔京生的小说，陈云其、袁吉发的诗歌，以及黄港洲、周冠宁等人的创作，都使这片文学的土地锦上添花。这一时期又是新的文学体裁报告文学显露锋芒的时期，比如拙作《太阳底下是土地》等一系列的报告文学，开始在浙江的圈内引起关注。与全国一样，鄞县在这一时期的特点就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上的“百花齐放”，尽管公允地说这一时期的创作还有较多的稚气，较多的不太成熟，但在艺术样式、风格、技法和个性上，都表现出建国以来最活跃、最有生气和最丰富多彩的特点。

第三时期可以以鄞县作家协会的建立和《东钱湖》期刊的创刊作为标志。县作协的建立既是对前一时期作家队伍的检阅，标志着鄞县作家群的形成，从而结束了长期来作家们“散兵游勇”式的生存形态而以群体的面目成为县域文学的核心，又是鄞县作家群艺术自信心的最充分的自白。文学期刊《东钱湖》的创刊，不仅仅为当地作家提供了一个发表与交流的园地，它的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举起了一面旗帜，建立了一座航标，把作家协会的号召力变成了一种具有实践引导意义的载体。我们决不能轻视这本期刊对于新生代作家的哺育作用，在这一代作家群里的姣姣者如沈淑波(天涯)、高雅菊都是在《东钱湖》发表了他们的处女作，并由此获得文学的勇气和继续创作的动力。陈云是这一时期杀出来的一匹

“黑马”，他以一种极具天赋的悟解力和实践精神，成为“无师自通”的“文学侠客”。而诗坛怪才童志豪，常常以当代性极强的语言所写的格律诗，又成为鄞县诗坛的一个新的亮点。这一时期文学现象的主要特点是“平行与交替”。它的前期是第二、三代作家所形成的共生共荣的平行格局，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重组和衍变，第二代作家在一度热忱于报告文学(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涉猎过这种时髦而功利的文学新体裁)之后开始分化，有的偃旗息鼓，而有的虽继续创作，但作为“一代群体”的概念，到这个时候已经黯然失色。这也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蜕变，它为第三代作家的脱颖而出出了较大的生存空间。因而第二时期后期的基调是“交替”，抑或是“替代”，表现出以第三代作家逐步替代部分第二代作家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在文学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周静书的以“梁祝”为主人口的民间文学研究，麻承照对民间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热情和把握，使鄞县文坛不但更显缤纷，而且氤氲着一种学术的气氛。

作为地域的文学成果，不仅要强调产生于本地的文学作品，而且本籍作家在外地的创作，也应当列入关注的视野。因为不管他们对故土在精神联络上有多少紧密度，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在创作中表现出这片土地的文学传统所赋予他们的某些文学特质。当代鄞县籍作家在外埠创作的第一个亮点是胡万春于1950年开始步入文学创作领域，于1956年出版小说《青春》而进入令人瞩目的“工人作家”行列，次年他的自传体小说《骨肉》被世界青年联欢会评为世界优秀短篇小说；同时期，鄞县人中的已经名世的作家也积极地推出了他们的新作，如陈企霞出版了小说集《光荣的任务》，萧珊翻译了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和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初恋》及

《奇怪的故事》；马彦祥与洪深合译了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这些创作与本地文学的第一时期相并行。与第二时期相并行的是，旅沪的沈善增、叶孝慎在70年代初期分别发表了长篇小说《正常人》和《少男少女们》；陈丹晨出版了《巴金评传》、《陈丹晨文学评论集》和《艺术的妙谛》；陈冠商的译作《十字军骑士》、《显克微支小说集》获波兰文化奖；王小鹰发表了小说《星河》、《忤女逆子》等，成为新时期有影响的女作家；谢友鄞的《马嘶》、《秋诉》获得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些本籍作家的创作虽然都在县域之外，但他们在本地作家中所形成的地域自豪和激励力，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本地作家的文学交流和相互影响，其作用力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

《新纪元鄞县作家文丛》的出版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这是一种双重的不易。

一方面，要以个人专集丛书的形式，为十余名作家的作品统一结集出版，这首先表明在一个县的文学领域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作家群体，已经积累起一批相对同等水准的成熟作品，这并不是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做到的，这套“文丛”对于鄞县的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以一种物质化的集束成果形式，标志着鄞县的文学用了五十年的时间，以三代作家的艰辛奋斗，终于完成了建国初客观地提出来的“重整”地域文化内核的历史性文化使命。我之所以在上面不厌其烦地阐述鄞县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而且这种阐述已经超出了作为“序言”这种文体的要求，但是只要对这五十年

的鄞县文学史有所熟悉的人，一定会从中感悟到一种惨淡深沉的甘苦，这是艰辛备尝和可歌可泣的五十年，其间的不易是不言而喻的。显然，我们用了五十年时间所完成的任务，如果在旧时代，恐怕会要有数百年的经历和积累。

另一方面，对作家本人来说，它又表明必须有一定量的个人优质作品的积累，只有到达这种质与量的积累时，才可能筛选爬梳后而成集。这对作家本人既是一种鉴验，它客观上排斥了现时实际存在的仅以一两篇歪文混一顶“作家”桂冠的这一类，同时又是一次切实的扶助，“出书不易”这已经是当代中国文坛普遍的叹喟，个中的原因不必细述。因此在这以前，当代鄞县作家的个人文集，大致仅出版了徐秉令的散文集《百味墨痕》，袁吉发的诗集《九月的风景》，周冠明（唐旦）的散文集《濡沫集》，郑祥茂的故事集《聊天百题》，以及本人的散文集《屋檐听雨》和《一半秋山带夕阳》。因此，许多作家都对县文联的这一次“大手笔”感慨万千，也倍感兴奋。

当我们说及一个地方文化的时候，都喜欢拉扯到历史，因为我们中国的历史实在太悠久了，不管什么地方，历史总是与人相联系的，比如有人说江浙是“百里百村百才子”，而山东则是“一山一水一圣人”。鄞县这块土地，又何止“百里百村百才子”，这是一个从宋代到清代拥有过1047名进士和7名状元的地方，也是被史学家万斯同描写为“田家有子皆习书”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这里是宋词大家吴文英、诗人张孝祥、元曲圣手张可久、明“末五子”之一屠隆、清代史学和散文大家全祖望的故乡，在中国的近代文学史上，这里又产生过诸如朱镜我、冯和仪（苏青）这样有影响的作家。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一种地方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的实质是

一种亘古沿承的人文精神，一种顽强地在深层次里表现着地域人文价值的创造力和实践趋向。任何人对于历史来说都是匆匆的过客，但是络绎不绝的过客所留下的脚印，却可以踩踏成一条让后人走出迷津的大路。文化的脚印常常是以著作来印记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历史意义。

1999/11/15

目 录

序	周时奋
魂牵“夕阳”几度悲喜	1
俗物扁担	3
饼杂松黄别有味	5
宁波人的“三譬”	7
门槛	9
小院寻芳	11
明信片特使	13
鱼雁传情	15
与酒保持距离	17
留名	19
电话语言	21
洞桥	23
江南明堂	25
石将军·只无僧	27
野蔷薇	29
小山涅槃	31
过岭	33
水车	35
哲学家的惧内	37

燕子求窝记	39
街头文化快餐	41
雕花床浮沉记	43
小树林里的猫头鹰	45
野猪	47
矮牵牛	49
稻鸡	51
唱新闻	53
鸟不宿	55
水乡纤夫	57
无人售票	59
“上帝”们的历史责任	61
心灵的归宿	63
与科学相悖的时尚	65
捉漏	67
绍兴记趣	69
凤凰山下二名士	71
地图	73
无纸办公	75
准绳	77
赤膊	79
人老与心老	81
石磨风情	83
江桥不老	85
超市的欠账	87
黄鼠狼看蒲样——吊煞	89
狮子唐波	91

公主坟的故事	93
《宣言》的最后一句	95
字外功夫	97
从《语言大典》看迷失的文化	99
东方小姐的无奈	101
莫过犹不及	103
买书乎？买名乎？	105
人体艺术的尴尬	107
巩俐的“艺术科研”	109
感情怎能取代法律	111
为再创作讨个公道	113
名人的追求	115
下车难	117
金光大道在哪里？	119
鹬蚌相争谁之过？	121
“收购”作家	123
“整理古书而使古书亡”	125
作家不是剃头匠	127
艺术家上市	129
艺术的定格	131
且慢包装	133
何必为“小芳”定位？	135
抄乎？偷乎？	137
小不点儿的命运	139
称呼小议	141
缺斯可信	143

作家下岗	144
“明星”的道德危机	146
金钱兑学位	148
一片痴心张承志	150
该不该拍卖?	152
平民的代言人	154
彭丽媛你何必难过?	158
给名人挑病	160
中国画的幽默	162
服装艺术的文化内涵	164
历史和文学的戏说	166
城市文化建设的要素	168
一片忠心张丞相	170
举手投足皆传神	172
胡子孙权和无髭周郎	174
无可奈何花落去	176
书迷	178
书缘	180
书与聊	182
笔缘	184
书橱梦	186
“入围”还是“入闹”	188
《传出藏书》情结	190
被篡改的文化	192
永恒的话题	194
尽信书，不如无书?	196

书山百态	198
文人与伪书	200
难以纾解的“私见”	202
门外窥诗	204
怕进书店	205
知识的金字塔	206
后记	209

魂牵《夕阳》几度悲喜

这些天一吃过夜饭，街街巷巷便飘出《几度夕阳红》的曲子来。第二天，女人们聚在一块，便会扯起“青山依旧在”的故事，感叹各自的经历。他们在品味何慕天与梦竹的爱情的同时，似乎也在细细咀嚼自己经历过的那段时光。

我的妻子当然也不例外，凡是有《几度夕阳红》的夜晚，她总是早早料理好家务，聚精会神地收看。有一天晚上，她到后半夜还没入睡，一问，竟是看了《几度夕阳红》之故。那一集描述何慕天回到重庆，梦竹已嫁给杨明远，深沉的爱被无情分割，使妻子辗转难眠，看来她也进入角色了。后来又有一个晚上，我看她睡得特别的香，大概是主人公的命运有了好转吧。不料有一天，妻子突然向我索取过去送我的信物，我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一打听，原来《几度夕阳红》中有何慕天送还梦竹信物这一情节。这下可糟了，这不是明明在发难么，我这人向来大大咧咧，过去她送我的东西是不少，但早已不知去向。记得有一只漂亮的老虎香袋，是她精心制作后特意送我的，也不知被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了！